

曾國藩家書

鍾叔河整理校點・湖南大學出版社



□ 與祖父、父、叔書

□ 與弟書

□ 教子書

曾國藩家書

□ 与祖父、父、叔书七十一通

□ 与弟书二百四十九通

□ 教子书一百一十五通

钟叔河·整理校点

曾国藩家书

钟叔河·整理校点

责任编辑·李全华

☆

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岳麓山)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望城县湘江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32开 18.5印张 431千字 6插页

1989年12月第1版 1990年1月第2次印刷

印数：25501—36000

ISBN 7-314-00466-8/G·90

定价：（精）8.50元

重 印 序 言

钟 叔 河

1989.4.13的《人民日报》，刊登了薄一波同志回忆刘伯承元帅的文章，其中谈到曾国藩家书，有这样一段话：

伯承同志读的书很多，不独对马克思主义的书，就是对一些历史著作也经常阅读。大概是建国初期，一次他问我看曾国藩的家书没有，我说早年读过。接着他讲了他的看法：这位“曾文正公”，其人不可取，但也不要因人废言。他的家书，也并非都是腐儒之见，其中有些见解，我看还是可以借鉴的。比如说，他给他的弟弟曾国荃写过不少的信，其时曾国荃镇守南京，已是万军之将。曾国藩在信中一条是劝他戒躁，处事一定要沉着、冷静、多思；另一条是劝他要注意及早选拔替手，说“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我插了一句：曾国藩讲的这两条，作为治军为政之道，不无道理。

刘伯承所云曾国藩劝国荃（沅弟）多选替手的话，见本书P.384第一百九十六书（同治元年四月十二日）：

保彭杏南，系为弟处分统一军起见。弟军万八千人，总须另有二人堪为统带者，每人统五六千，弟自统七八千，然后可分可合。

杏南而外，尚有何人可以分统？亦须早早提拔。办大事

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满意之选不可得，姑节取其次，以待徐徐教育可也。

至于劝国荃戒躁、沉着的话，则讲过不止一遍，如本书P.297第一百一十六书（咸丰八年五月初六日）：

……又接弟信，报抚州之复，他郡易而吉州难，余固恐弟之焦灼也。一经焦躁，则心绪少佳，办事不能妥善。余前年所以废弛，亦以焦躁故尔。总宜平心静气，稳稳办去。

又如P.371第一百八十四书（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

当此酷暑，贼以积劳之后，远来攻扑，我军若专守一静字法，可期万稳。……昔曹操八十万入自荆州东下，吴以五万人御之，而周瑜策其必败者，一料曹兵不服水土，二料刘表水师新附不乐为用，三料暑热久疲；其后赤壁之役，果不出周郎之所料。

又如P.422第二百三十二书（同治三年四月十三日）：

……弟信中有云“肝病已深，痼疾已成，逢人辄怒，遇事辄忧”等语，读之不胜焦虑。

今年以来，苏浙克城甚多，独金陵迟迟尚无把握；又饷项奇绌，不如意之事机、不入耳之言语纷至迭乘，余尚愠郁成疾，况弟之劳苦过甚百倍阿兄，心血久亏数倍于阿兄乎？

……此病非药餌所能为力，必须将万事看空，毋恼毋怒，乃可渐渐减轻。蝮蛇螫手，则壮士断其手。所以全生也。吾兄弟欲全其生，亦当视恼怒如蝮蛇，去之不可不勇，至嘱至嘱！

刘伯承认为曾国藩家书中包括的这些见解“可以借鉴”，薄一波也认为曾国藩所讲的治军为政之道“不无道理”，应该说是代表了对曾国藩家书的一般持平的看法。

曾国藩家书初刊于1879年，即曾国藩死后七年的清光绪己卯年，由长沙“传忠书局”刊行。这并不是曾氏家书的全部，但因为它是过去传世通行唯一的本子，影响很大，所以至今仍有保存的价值。对于“不独对马克思主义的书，就是对一些历史著作也经常阅读”的人来说，有此一册，也就足以了解曾氏家书的全貌了。

趁本书出版的机会，我还想稍为回顾一下曾国藩家书在这百年来的起伏浮沉。俄谚有云，一滴水可以反映出太阳，那么一部书也多少可以反映出一点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的罢。

从1879到1949七十年间，曾国藩家书几乎是每个读书人必读的书，那时候叫《曾文正公家书》。

读书人对这部书所抱的态度，则可以1917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四十年的主流是仰慕和效法，虽说在辛亥前后，由于排满的影响，有些人对曾国藩替爱新觉罗的朝廷出力不能原谅，但对他仰事父母下教子弟这一方面，大都还是充分肯定的。到了后三十年，西潮东渐，吴虞“只手打倒孔家店”，施存统作《非孝》，“父父子子”的传统观念从根本上发生动摇，尽管老一派的人还在佩服“曾文正”、“胡文忠”，新一派知识分子却已经看出，这些人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而为了挣脱传统的束缚，却又非把传统的偶像拿来加以剖析研究不可。

总之，不管前期后期，旧派新派，从1879到1949年，曾国藩家书一直是读书人必读的书。

这个情况，到1949年后，才发生一个根本的改变。虽然毛泽东1917年说过“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范文澜却在这时宣布把曾国藩定为“汉奸刽子手”。从此，过去七十年间广泛流传的曾国藩家书，在1949至1979三十年间一变而销声匿迹，就是想要“借鉴”一下也无从找得了。

传统的封建文化不能导向民主与科学，中国之现代化无须熟读《离骚》，是我四十年来一贯的观点。但是我同时又认为，为了快步走向明天，必须深刻地认识昨天，清醒地面对今天；不查明遗传因子带给我们的先天性弱点，不找出潜伏在我们大脑皮层和心肝血管里的病根，就不可能造成健康的自我和健康的后代。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过去的文化积淀，我们都有责任加以清理；越是过去产生过大的影响的东西，越有必要加以重视和研究。

至于说曾国藩为“汉奸”，则我认为尚可商量。站在“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的立场，骂曾左彭胡诸人为“刽子手”，自有其道理；但“汉奸”这两个字用在这个地方，似乎并不十分妥帖。曾国藩生于1811年，上距崇祯皇帝吊死煤山已经一百六十余年，中国由满族人做皇帝已历顺康雍乾嘉五世，从曾国藩的爷爷的爷爷起即是清朝的臣民了。辛亥革命后实行的也是五族共和，满洲并非外国。即使站在崇祯、弘光的立场，把洪承畴、吴三桂等“贰臣”称为汉奸则可，把嘉道咸同时期食朝廷俸禄为国家办事的人称为汉奸则不可，因为打击面实在太宽了。如果曾国藩算汉奸，胡林翼左宗棠自然也是汉奸，林则徐魏源等都是汉奸，严复康有为更是汉奸，连“扶清”的大师兄们也只能算是充当“志愿军”的汉奸，汉奸也未免太多矣！

退一步说，即使曾国藩经过清查定案，确实要定为汉奸，汉奸的文献恐怕也仍然需要整理研究，尤其是对于那些在当时曾起过重大作用（好的和坏的作用）、对后世仍然有重大影响（好的和坏的影响）的人如曾国藩者，就更应该如此。历史是一门科学，研究科学不能“跟着感觉走”，全凭感情。即使把历史研究降低到看旧戏的水平，舞台上也不能只有红脸而无白脸，只有阿庆嫂江水

英而无刁德一王国祿也。

基于以上认识，我于1979年到湖南省出版局工作后不久，即向领导提出过整理出版《曾国藩大全集》的建议。1982年初，在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会上，我又一次就这个问题作了发言。同年8月23日，经国务院批准公布的1982—1990《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即将影印《曾文正公全集》和出版《曾国藩外集》（辑佚）正式列为项目。这次应湖南大学出版社之约，把民国二十五年上海“世界书局”印本曾氏家书校点重印，是为了给等不及全集出齐和买不起全集的读者，提供一个比较精简的本子。

“世界书局”这个印本，即以“传忠书局”原刻本为底本，稍予节略，分类重编，同时校改了原刻本的一些错误。如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与四位老弟书，原刻本卷一第三十页上第三行第四字起是：

子思朱子言为学譬如熬肉先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漫火温予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过……（原未断句标点）

解放前有的标点断句本，都标点成：

子思、朱子言：为学譬如熬肉，先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漫火温。予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过……

细心的读者看了也许会纳闷，公元前四百多年的人，怎么和公元后一千二百年的人站在一起说话呢？“为学譬如熬肉”，“猛火煮，漫火温”，确肖宋儒口吻，先秦则似无此等文字。“世界书局”本的这段则是（原只圈断，未标点）：

子思朱子言。为学譬如熬肉。先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漫火温。予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过……

原来原刻本把“予”误成“子”，“世界书局”本把它改正，这才文从字顺，读得通了。

因为“世界书局”本有它的优点，所以我选定它作为曾国藩家书的一个节本，介绍给读者。当然，“世界书局”本也有它的缺点，误排失校的地方不必说了，原刻之误未能改正的也有。如《咸丰十一年十月廿四日谕纪泽（胸次须博大活泼）》一信，起首云：

初四夜接尔二十六号禀。所刻心经。微有西安圣教笔意
.....

此信之年月日，原刻本即已弄错，“世界书局”本亦沿而致误。查台湾学生书局影印的《湘乡曾氏文献》，原件本无年月日，但可从曾氏手书日记中找出眉目。咸丰九年五月初三日记：

十二日为叔母罗夫人五十一寿辰，寄春罗一匹，夏布四匹，燕菜一匣，洋带二根。（标点系新加，下同。）

初四日记：

早，写纪泽信一件。……夜，接家信，澄侯一件，纪泽一件。泽儿付有新刻心经一部，字体略似褚河南西安圣教序……

十四日记：

下半日，写纪泽信一片。

可见“微有西安圣教笔意”的“新刻心经”，是咸丰九年五月初四夜间收到的，怎么会等到咸丰十一年十月廿四日才写回信呢？那么，是不是初四当天所写的呢，也不可能，因为初四日只在早上写过信给纪泽，而早上是不可能预知晚上的事情的。初四早上所写的信，也可以在《湘乡曾氏文献》中找到，开头即云：

余送叔父母生日礼目，鱼翅二斤太大不好带，改送洋带二根。

与初三日日记正合。而告纪泽接到“所刻心经”的，只能是十四

日下半日所写的“一片”了。这类例子，不止二三，聊举其一，不再多赘。

最后还得申明一句：这本书是以1949年以前通行的旧本为底本编订校点而成的，只是一个简要的节本，它并不能够代替曾氏家书的足本，尤其是对于研究者而言。至于家书中的见解，除了“可以借鉴”、“不无道理”的以外，还有许多不合时宜、必须批判的部分，这更是一切封建时代旧籍不可能没有的缺点，读者自能明鉴，这里也无须多说了。

一九八九年七月，于长沙展览馆路，病中。

目 录

○ 重印序言	1—7
一 与祖父书一十四通	
(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十七日 至道光二十七年正月十七日)	1—23
二 与父母书四十八通	
(道光二十年二月初九日 至咸丰四年五月二十日)	25—88
三 与叔父书九通	
(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七日 至同治二年七月十二日)	89—99
四 与弟书二百四十九通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 至同治十年十月二十三日)	101—440
五 教子书一百一十五通(外附录六通)	
(咸丰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至同治十年)	441—579

□与祖父书

第一书

△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十七日

○报告京寓近况

△京寓

○求解楚善八叔之危

竟希公后人将见笑乡里矣

祖父大人万福金安：

四月十一日，由摺差发第六号家信。十六日，摺弁又到。

孙男等平安如常，孙妇亦起居维慎。曾孙数日内添吃粥一顿，因母乳日少，饭食难喂，每日两饭一粥。

今年散馆，湖南三人皆留。全单内共留五十二人，仅三人改部属，三人改知县。翰林衙门现已多至百四五十人，可谓极盛。

琦善已于十四日押解到京，奉上谕派亲王三人、郡王一人、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尚书会同审讯，现未定案。

梅霖生同年因去岁咳嗽未愈，日内颇患咯血。同乡各京官宅皆如故。

澄侯弟三月初四在县城发信，已经收到，正月廿五信，至今未接。

兰姊以何时分娩？是男是女，伏望下次示知。

楚善八叔事，不知去冬是何光景？如绝无解危之处，则二伯

母将穷迫难堪，竟希公之后人将见笑于乡里矣。孙国藩去冬已写信求东阳叔祖兄弟，不知有补益否？此事全求祖父大人作主，如能救焚拯溺，何难嘘枯回生。伏念祖父平日积德累仁，救难济急，孙所知者，已难指数。如廖品一之孤，上莲叔之妻，彭定五之子，福益叔祖之母，及小罗巷、樟树堂各庵，皆代为筹画，曲加矜恤。凡他人所束手无策，计无复之者，得祖父善为调停，旋乾转坤，无不立即解危，而况楚善八叔同胞之亲、万难之时乎？

孙因念及家事，四千里外，杳无消息，不知同堂诸叔目前光景；又念及家中此时亦甚艰窘，辄敢冒昧饶舌，伏求祖父大人宽宥无知之罪。楚善叙事，如有设法之处，望详细寄信来京。

兹逢摺便，敬禀一二，即跪叩祖母大人万禧金安。

第二书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初七日

○报告甲三生病及治愈经过

△京寓

○在京别无生计，冬初即须借账

不能备资寄回，不胜愧悚

孙男国藩跪禀祖父大人万福金安：

六月初五日接家信一封，系四弟初十日在省城发，得悉一切，不胜欣慰。

孙国藩日内身体平安。国荃于廿三日微受暑热，服药一帖，次日即愈；初三日复患腹泻，服药二帖即愈。曾孙甲三于廿三日腹泻不止，比请郑小珊诊治，次日添请吴竹如，皆云系脾虚而兼受暑气，三日内服药六帖，亦无大效。廿六日添请本京王医，专服凉药，渐次平复。初二日两日未吃药。刻下病已全好，唯脾元尚亏，体尚未复，孙等自知细心调理。观其行走如常，饮食如常，不吃药即可复体，堂上不必挂念。冢孙妇身体亦好。婢僕如旧。

同乡梅霖生病，于五月中旬，日日加重，十八日上床，廿五日子时仙逝。胡云阁先生亦同日同时同刻仙逝。梅霖生身后一切事宜，系陈岱云、黎月乔与孙三人料理。戊戌同年赙仪共五百两，吴甄甫夫子（戊戌总裁）进京赙赠百两，将来一概共可张罗千餘金。计京中用费及灵柩回南途费，不过用四佰金，其余尚可周恤遗孤。

自五月下旬以至六月初，诸事殷繁，荃孙亦未得读书。六弟前寄文来京，尚有三篇孙未暇改。

广东事已成功，由军功升官及戴花翎蓝翎者，共二百餘人。将上谕抄回前半节，其后半载升官人名，未及全抄。

昨接家信，始知楚善八叔竹山湾田，已于去冬归祖父大人承买。八叔之家稍安，而我家更窘迫，不知祖父如何调停？去冬今年如何设法？望于家信内详示。

孙等在京，别无生计，大约冬初即须借帐，不能备仰事之资寄回，不胜愧悚。

馀容续禀，即禀祖父祖母大人万福金安。

第三书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廿九日

○家中买楚善叔田曲折甚多

△京寓

在京借钱付回以偿田价

○甲三病愈，求家中酬愿

孙男国藩跪稟祖父大人万福金安：

六月初七日发家信第九号，廿九日早接丹阁十叔信，系正月廿八日发，始知祖父大人于二月间体气违和，三月已全愈，至今康健如常，家中老幼均吉，不胜欣幸。

丹阁叔信内言，去年楚善叔田业卖与我家承管，其中曲折甚多。添梓坪借钱三百四十千，其实只三百千，外四十千系丹阁叔因我家景况艰窘，勉强代楚善叔解危，将来受累不浅。故所代出之四十千，自去冬至今，不敢向我家明言；不特不敢明告祖父，即父亲叔父之前，渠亦不敢直说。盖事前说出，则事必不成，不成则楚善叔逼迫无路，二伯祖母奉养必阙，而本房日见凋败，终无安静之日矣。事后说出，则我家既受其累，又受其欺，祖父大人必怒，渠更无辞可对，无地自容，故将此事写信告知孙男，托孙原其不得已之故，转稟告祖父大人。现在家中艰难，渠所代出之四十千，想无钱可以付渠。八月心斋兄南旋，孙在京借银数十两，付回家中，归楚此项，大约须腊底可到，因心斋兄走江南回故也。

孙此刻在京，光景渐窘。然当京官者，大半皆东扯西支，从无充裕之时，亦从无冻饿之时，家中不必系怀。孙现今管长郡会馆事，公项存件，亦已无几。

孙日内身体如恒，九弟亦好。甲三自五月廿三日起病，至今

虽全愈，然十分之中，尚有一二分未尽复旧。刻下每日吃炒米粥二餐，泡冻米吃二次。乳已全无，而伊亦要吃。据医云此等乳最不养人，因其夜哭甚，不能遽断乳。从前发热烦躁，夜卧不安，食物不化，及一切诸患，此时皆已去尽，日日嬉笑好吃。现在尚服补脾之药，大约再服四五帖，本体全复，即可不药。孙妇亦感冒三天，郑小珊云服凉药后须略吃安胎药，目下亦健爽如常。

甲三病时，孙妇曾跪许装修家中观世音菩萨金身，伏求家中今年酬愿。又言西冲有寿佛神像，祖母曾叩许装修，亦系为甲三而许，亦求今年酬谢了愿。

梅霖生身后事，办理颇如意，其子可于七月扶柩回南。同乡各官如常。家中若有信来，望将王率五家光景写明。肃此，谨稟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